

「珍重、珍重，這是我新亞精神。」黃浩潮（68 新亞歷史、70 研究院歷史、75 教育學院教育文憑）早在農圃道已與新亞結緣，畢業後積極參與新亞校友會事務，將新亞精神傳承至下一代。

# 廿 兩 黃 浩 潮

## 師長關愛每多情



**問：**你為何入讀新亞書院歷史系？當年有何抱負？

**答：**我原本讀生物系，二年級才轉到歷史系。當年新亞書院規定，不論文科或理科生，均要修讀中國通史，我在一年級時修讀了孫國棟先生的中國通史課，他不但教法生動，而且對歷史滿腔熱誠，啟發我對歷史的興趣。

其後，有幸跟隨不少名師學習，如全漢昇先生、嚴耕望先生等，在他們的薰陶下，我對中國歷史更感興趣，甚至畢業後再報讀中大研究院歷史課程，繼續深造。投身教育界後，我先後在兩間中學任教，至1996年加入教育局負責課程發展的工作。

**問：**就讀中大期間，有甚麼經歷讓你對新亞書院抱有特別深厚的感情？

**答：**當年新亞約有五百名學生，而

歷史系只有六、七十人，故大家的關係密切。師長的關愛也見於日常小事上。例如，有次我在研究室溫習時睡着了，醒來看到嚴耕望先生在黑板留下四字：「小心着涼」，相當窩心。

又例如，王德昭先生在我大三時來新亞任教，但我因副修中文，沒有選修王先生的課，在我投考研究院之前，王先生垂詢我打算升學還是就業。當知道我為準備西洋通史考試而苦惱時，即二話不說，在書架中抽取西洋通史的講義給我，這便是新亞校歌所說的「多情」，師長對學生實在關愛有加。

**問：**當初為甚麼會參與新亞校友會事務？

**答：**與校友會結緣是在1997年，葉永生校友邀我參與校友會事務，擔任了秘書一職。當屆正值新亞創校五十周年，編成了

《校友續編錄》新亞金禧特刊。其後，我因工作繁忙，才退出校友會理事會；2006年退休後，我再次參與校友會工作，並在2009年至2013年間出任副會長，其後成為校友會會長。

**問：**你在新亞校友會擔任不同崗位，多年來有何目標及期望？

**答：**新亞校友會的成立宗旨在於增進校友的聯繫與感情、傳承新亞精神、協助書院發展，與書院的理念相同，我期望校友會與書院有更緊密的關係，共同推動新亞的發展。在我服務校友會期間，從信廣來院長到黃乃正院長，合作無間，共同推進書院與校友會事務，如《新亞校友》的出版和學長計畫的推行，都是明確的例子。自2008年起，校友會開始舉辦不同類型的旅遊活動，尤其是歷史文化之旅，我們的足跡

遍及內地、日本、南北韓、柬埔寨、泰國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烏茲別克及東歐等地。這些活動凝聚了一群熱愛歷史文化旅遊的校友，亦成為校友會活動的一項特色，期望校友會能繼續發揚光大。

**問：你擔任會長期間，聯同書院復辦新亞講座，該講座有何象徵意義？**

**答：**「新亞文化講座」始於桂林街年代，從1950至54年間共舉辦了139次，旨在推廣學術文化。近年有些資深校友提議復辦，繼續傳揚新亞文化講座的精神。在黃乃正院長的支持下，書院與校友會乃復辦「新亞文化講座」，於2014年10月邀得中大文學院院長梁元生教授主講當代新儒學；兩年間，我們舉辦了6次，講者包括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丁新豹博士、中大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名譽教授何文匯教授等，反應相當熱烈。講座在農圃道新亞中學禮堂舉行，重現當年的盛況。



新亞書院於2014年12月展出多份錢穆先生墨寶真跡，並同時舉辦由黃浩潮和陸國燦合編的《錢穆先生書信集——為學、做人、親情與師生之情》新書發佈會。

**問：新亞校友會如何凝聚不同年代的校友，並加強校友與大學間之聯繫？**

**答：**校友會的理事來自不同年代，而理事會轄下各小組亦開放讓其他校友參與，如旅遊組便有數名核心成員並非本屆理事，這有助凝聚不同年代的校友參與校友會事務。

每年校友會均出版兩期《新亞校友》，隨《中大校友》一併寄給校友，每期均會預留四至五頁，向校友匯報書院的最新發展，加強他們對書院的歸屬感。

**問：擔任會長期間，有何挑戰或深刻的經歷可與我們分享？**

**答：**任內有兩件事情較深刻：一件是前年慶祝書院成立六十五周年，在會展筵開六十五席，當時遇上佔領運動，我們擔心校友卻步，結果座無虛席。更為難得的是，當年也是新亞校友會成立六十年，第一任會長唐端正教授也在座，可謂別具意義。

另一是與中大出版社前社長陸國燦合編《錢穆先生書信集》，作為書院創建六十五周年院慶紀念專刊。能參與整理及編纂新亞創校先賢錢穆先生與兒子及弟子的信札，實與有榮焉。

**問：你將於明年卸任校友會會長一職，對各位新亞校友有何寄語？**

**答：**我期望校友會日後有更好的發展，也希望現任理事可以留任，繼續按新亞校友會的成立宗旨，進一步發展校友會會務，將新亞精神發揚光大。



（中）黃浩潮（右）在任新亞校友會會長期間，復辦「新亞文化講座」，邀請中大文學院院長梁元生教授主講，並為黃乃正院長頒發感謝狀。

後記

## 情繫新亞半世紀

黃浩潮畢業近半個世紀，但仍可將當年校園的軼事娓娓道來，更清楚記得老師的名字及其教誨，可見新亞對他影響有多深。聽着黃校友細說當年，每當他提及曾教導過他的老師時，均會加上「先生」二字，以示尊重，而這份尊重不僅是欣賞他們在中國文化上的貢獻，同時亦蘊含着學生對老師的一份敬意。